

挚爱亲情

本地动态

文学名家分享文学之美

奶奶的榆钱儿饭

■特约撰稿人 郑曾洋 “榆钱儿嘞……新鲜榆钱儿嘞……”清晨，一阵吆喝声吸引了我。我匆忙下楼，来到街上那个卖榆钱儿的老大爷跟前。

老大爷推着一辆三轮车，车上放着一个筐，里面是嫩绿的榆钱儿，绿莹莹、水灵灵，煞是诱人。可能是已经在其他街道转过了，筐里的榆钱儿并不是很多。

三轮车周围很快围了一圈人。经过讨价还价，虽说榆钱儿价格有点儿贵，但不少人还是买了。他们用塑料袋装着，喜滋滋地离去。

我也买了一些。看到这鲜嫩的榆钱儿，我就想起了小时候奶

奶做的美味可口的榆钱儿饭。但如今，我家里没有玉米面，也没人会做榆钱儿饭，只能生吃了，好在榆钱儿生吃也清香可口。

我边上楼边想着小时候老家榆树上那串串翠绿色的榆钱儿。记得小时候，老家村子里有很多榆树。每到榆钱儿长出来的时候，奶奶就会把镰刀绑在一根长长的木棍上，蹒跚着脚，领着我

和弟弟去捋榆钱儿。奶奶把带有榆钱儿的枝条从树上割下来，我和弟弟快乐地跑来跑去，在树下捡起那些枝条，把上面的榆钱儿捋下来，放进小篮子里。

回家后，奶奶把摘下来的榆钱儿淘洗干净，拌上玉米面，放

在蒸屉上蒸，不多时就可以吃上美味可口的榆钱儿饭了。我和弟弟每次都是狼吞虎咽，边吃边说：“香，真香！”

每当那时，奶奶就会笑咪咪地看着我和弟弟那不雅的吃相，满脸慈爱地说：“慢点儿吃，多着哩，吃完再做。”

我一边往嘴里扒拉着榆钱儿饭，一边问奶奶：“奶奶，你怎么不吃呀？”

奶奶笑咪咪地摸了摸我的头回答说：“我不爱吃这个。”

“这么好吃的饭，你怎么不爱吃？奶奶，那你喜欢吃什么呀？我长大挣钱了给你买好吃的。”

奶奶的脸顿时笑得像绽放的菊花：“好，好，我等着我的大孙子给我买好吃的。”

奶奶不仅会做美味可口的榆钱儿饭，还会用春天里的各种野菜做各种各样美味可口的菜肴，如槐花、荠菜等。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我和弟弟几乎没有挨过饿。相反，留在记忆里的，都是满满的、香甜的美好。

长大后，我工作了，每次回老家都要给奶奶买一些她爱吃的食品。奶奶却总是让我节俭，不

要乱花钱。我知道，这个时候，奶奶的心里一定是开心得像个快乐的小姑娘。但是，很突然的，奶奶却因心脑血管疾病去世了。她走得那么匆忙，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措手不及。

奶奶走后的每个清明节，我都会给她上坟。这么多年了，清明的榆钱儿饭虽然再没有吃到过，但那香甜可口的美味，还有与奶奶相伴时的幸福，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宋离波 因为钟情于文字，写作早已根植于我的生命中，成为我成长路上的一束光，时刻照亮着我。

小时候，我总是缠着村里的老人讲故事，并沉溺于故事中久久不能自拔，仿佛故事里主人公的快乐也成了我的快乐，主人公的遭遇也成了我的遭遇。可是听故事的时光总是短暂的，老人们知道的故事也毕竟有限，于是我早早地就开始了自己的阅读历程。

我的邻居是一位退休的老干部，家里有很多书，向他借书就成了我周末必须要做的事，《说岳全传》《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水浒传》都是那时囫圇吞枣地看了一遍。正是这种经历让我养成了热爱阅读的习惯。我惊讶于书中优美的词语，赞叹于书中感人的情节，并对书中各式各样的写作手法感到惊羨。我时刻都准备着本子，凡是第一次见到的优美词语和句子我会摘抄到本子上，并在心里琢磨着该怎么用它造句、怎么把它写进自己的作文里。

阅读为我打开了心灵的另一扇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提升着我的写作水平。慢慢地，我从开始的不敢写，不知道如何去写，变得敢于去尝试写作、敢于用心写好每一篇作文。

上中学的时候，我的作文渐渐成了老师手中的范文。这更加让我有了写作的动力，有

了更大的阅读热情。业余时间，我如饥似渴地阅读，节省零花钱去买各种中外名著，比如《莎士比亚全集》《飘》《堂吉珂德》《悲惨世界》等。为此，我第一次读到了苏利·普吕多姆和叶芝的诗歌，第一次读到了汪国真、席慕蓉、海子的诗歌，并对诗歌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一次县里举办的写作比赛中，我的作文获得一等奖。那时，我的心中除了喜悦，还有了更大的写作动力。

参加工作后，因为忙碌，写作被我搁置了好多年，但是心中的文学信仰和热情一直都在。平时，无论开心还是孤独，我都会用文字记录下生活的点点滴滴，哪怕寥寥数语。直到近几年，工作状态趋于稳定，写作热情又开始在心中涌动，我便开始尝试着去创作诗词、散文、小说。努力从来不会白费。后来，我的诗歌、散文陆续在各级报刊发表。看着自己的作品一次次变成印在纸上的铅字，仿佛一个个灵动的音符让人欢喜。我知道，我要的从来不是别人的赞美，只是单纯的、发自内心的喜欢。

现在，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如每天要吃饭、睡觉一样。文学就像一位智者，会包容微笑与哭泣，也会包容悲哀与繁华。

在文学的世界里，每天都会有一缕温柔的晨曦，照进我的内心，像一束光，照亮我前进的路。

■王聪聪 我的村庄 见证了太多的悲欢离合 目睹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诞生地，默默地守候在那里 不悲不喜，不忧不惧

几百年过去了 草不知绿过了多少次

从往日里搬出柴薪 不再抱怨生活给我的 生离和死别 也一并原谅了 种种不如意

有时我面南而坐 满腹忧伤 凡是南方来的风、南方来的雨 都被我视为故乡的一部分

有时风规低鸣，声声断魂 落寞的夜晚 逃跑的月光 假寐的星星 还有那波动的河水 不息地冲刷着经年的石头 生活的真相和假象 都是过眼的烟云 而我好似

一棵青黄不接的树 已扎根在此不能自拔

有时我面南而坐，满腹忧伤 花开燕来 花落燕去 离去多年的爹娘 仿佛还活在南方

照亮了老村黝黑的皮肤 汽车的鸣笛声在小村上空回荡 人们坐在家门口闲聊家长里短 老村舒心地聆听着孩子的漫谈 我多想 把此刻定格

风中，我似乎听到 爷爷奶奶在唤我回家

我们准备好塑料袋和一个小铲子就出发了。

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居然长着许多野生的蒲公英，是风把它的种子带到了这里。它们随遇而安，生根发芽，有的开着黄花，有的已经结出种子。我采下几朵，让儿子放在嘴边吹。刹那间，那些茸毛带着种子随风飞舞，像一个个小小的降落伞。儿子见状，高兴得手舞足蹈。

“爸爸，发现目标，这里有一棵，快点儿挖！那儿还有一棵。”儿子愉快地帮我寻找和采摘。遇见蒲公英种子，他就自己摘下来放到嘴边吹，“咯咯咯”的笑声不断。孩子的快乐真的很简单，只要有感兴趣的事去做，他就会满心欢喜地疯玩起来。

这一片地上的蒲公英挖完了，我们就来到田野里、路沟边。在路沟边，我发现了生长着的成片的地黄，一簇簇地开着暗红色的小花，有蜜蜂在花丛中上下飞舞，忙着采花蜜。我摘下来

几朵递给儿子说：“你吸一吸，里面

有花蜜。”儿子接过来放在嘴里吮吸一下：“真甜！多给我摘点儿。”然后儿子自己拔着花朵、吸着花蜜疯玩，我在一边用小铲子挖着地黄根。

地黄是多年生的中药材，年限越长，地下的根基就越粗壮，药效也就越好。我只捡那些大的挖，小的留下来让它继续生长。遇到车前草和蛤蟆皮草，我也顺便挖来，分别放到不同的塑料袋里。

我捡了一些比较嫩的蒲公英去根后用开水焯一下，加上生抽、小磨油调一下就可以当菜吃，味道还挺不错。那些嫩的蛤蟆皮草切碎煎鸡蛋不仅是一道好菜，还兼有治小儿咳嗽的功效。

春天，带着孩子多到户外走一走，也是一种乐趣。

挖了一上午，几个袋子都装满了。我们回到家，分别将它们择好洗净、晾晒，等晒干后再将其切碎分别存放，日后慢慢享用。

■王艳敏 春天，我总是喜欢去野外走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大脑得到暂时的放空，心一下子就宽广了许多。

野外有花香、鸟语，有一望无际的麦田、金色的油菜花田，就连不起眼的小草都是那么可爱。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一座盖在农田里的小院，挨着院墙的一棵杏树开出了密密匝匝的花朵，花枝争先恐后地伸向围墙外面，感受春天的到来。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花朵争奇斗艳地开着，引来无数只蜜蜂在花丛中飞上飞下，不停地忙碌着。

梨花白得让人眼花，桃花自然也不甘示弱。田野里那一树树桃花红的似火、白的如雪、粉的像小姑娘姣好的面庞。

走在小路上，不经意间抬头向上看去，高大的银杏树已经长出了叶子，娇嫩得很。银杏树的枝条向上生长，一簇簇的新绿环绕着枝条，像一圈圈盘旋的风

铃，有说不出的美。

春天，大自然总会回馈给人们更多的美味佳肴。近几年，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怀念小时候的味道。榆钱儿、槐花、香椿叶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食。我小时候餐桌上经常出现的食物就更多了，荠菜、灰灰菜、面条菜、蒲公英、枸杞头等，我一口气能说出几十种。这些都是我孩童时期经常吃到的野菜，其中有很多野菜还有药用价值，不仅好吃，还有预防疾病的作用。这些野菜的做法大同小异，清洗后用面拌均匀上锅蒸，配上蒜、香油、盐等调匀就可以吃了。做

法简单，吃的就是那野菜的原汁原味。

在野外走时，经常看到有老人采摘野菜的身影。前几天，看到一位老人在掐野菜的嫩头，我走上前去好奇地问他采摘的野菜叫什么名字。这种毫不起眼的野菜在郊外随处可见。我一直认为它是杂草，长得很像艾蒿，又有些像红萝卜缨子。老人说那是茵陈。茵陈的叶子小，颜色呈灰白色或灰绿色，有小灰绒毛，做成蒸菜好吃得很，还有清热降火的作用。老人的说法让我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野菜又多了一份喜爱。

“根茎与花茎，收拾无弃物。



国画 漯河新貌

张上游 作

心灵漫笔

飞舞的蒲公英

■陈向锋 春天，野草破土而出，沐浴着温暖的阳光，开花生长。在这些野草中，有很多是可以炮制成中药的，像蒲公英、地黄、车前草、蛤蟆皮草等。将其采来后，择洗、晒干，可以沏茶喝。

清明节前夕，我带着二宝回老家，一路上看到沟边有很多开着黄花的蒲公英，还有开着暗红色花朵的地黄。我决定带着二宝一起去挖蒲公英，顺便让他认识一下这些植物。

■李伟锋 柳絮又开始飘，布谷鸟又开始鸣叫……记忆中的味道那么熟悉，一下子就把我扯到了童年。

那时，天格外蓝，水格外甜、阳光格外灿烂，虽然日子过得艰难……一阵春雨过后，村委会的大喇叭开始播放戏曲和广播剧，家里的小喇叭开始广播了”又不知吸引了多少童心。

家里喂养的大红公鸡，每天都起早打鸣。我没少追着它跑，只为拽鸡毛做毽子踢。那时，我常常头顶着柳叶帽、身上别着木头枪，有时在河边捉鱼，有时在野外放牛。

麦子快熟时，我和小伙伴会偷着烧麦穗吃。麦子收割后，打麦场上的笑声、老冰棍的甜味、啤酒变蛋的独特味道，令人回味无穷……

夏木阴阴，母亲牵我看石榴树上的小蜻蜓，看枣花间的小蜜蜂。那时，我们总喜欢喝刚压出来的井水，喜欢吃用井水冰过的西瓜——那时没有冰箱，压井水和西瓜就是我们的解渴神器。夏日，阵雨过后，沟旁路边出现许多天牛，我们就一一捉来，请母亲焙着卷馍吃。还有河里的小鱼和泥鳅，我和伙伴常常捉了许多，回到

家里请母亲炸了，用烙馍卷起来吃。

秋天，我们烧毛豆吃、烧玉米吃、烤红薯吃，特别香。小时候的哭哭百分之百都不打折。看蚂蚁搬家、等铁树开花，那认真劲儿，九头牛都拉不回来。至今，那推过的铁环、抽过的陀螺，我还保留着。我上小学时穿过的塑料凉鞋、老式棉鞋还放有几双，赢过的糖纸、积攒的邮票还在。那时也是真傻呀，竟满心盼着长大——长大后，才知道儿时的乐趣是真多。

村里学校院内的十几棵泡桐与蓝砖红瓦的教室相映成趣。教室门前的桐树杈上吊着大铁铃铛，铃绳在风中飘荡。土下课时，穿白衬衣的老师慢慢踱过去，手拉铃绳，摇一摇……

回味乐趣无穷的童年，那画在手腕上的手表没有动，却带走了许多美好身影。看似不慌不忙的童年，已成了再也回不去的过往。当年听故事的人，现在讲起了故事；当年讲故事的人，成了故事里的人。

多想一觉醒来，又回到童年。我依稀看见，父亲在扫地，母亲在烧火做饭，自己还是贪玩的孩子，在“啧啧”地吸着桐花……

■王艳敏 春天，我总是喜欢去野外走走，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让大脑得到暂时的放空，心一下子就宽广了许多。

野外有花香、鸟语，有一望无际的麦田、金色的油菜花田，就连不起眼的小草都是那么可爱。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

出墙来。”一座盖在农田里的小院，挨着院墙的一棵杏树开出了密密匝匝的花朵，花枝争先恐后地伸向围墙外面，感受春天的到来。还有很多不知名的花朵争奇斗艳地开着，引来无数只蜜蜂在花丛中飞上飞下，不停地忙碌着。

梨花白得让人眼花，桃花自然也不甘示弱。田野里那一树树桃花红的似火、白的如雪、粉的像小姑娘姣好的面庞。

走在小路上，不经意间抬头向上看去，高大的银杏树已经长出了叶子，娇嫩得很。银杏树的枝条向上生长，一簇簇的新绿环绕着枝条，像一圈圈盘旋的风

铃，有说不出的美。

春天，大自然总会回馈给人们更多的美味佳肴。近几年，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更怀念小时候的味道。榆钱儿、槐花、香椿叶等，都是人们餐桌上的美食。我小时候餐桌上经常出现的食物就更多了，荠菜、灰灰菜、面条菜、蒲公英、枸杞头等，我一口气能说出几十种。这些都是我孩童时期经常吃到的野菜，其中有很多野菜还有药用价值，不仅好吃，还有预防疾病的作用。这些野菜的做法大同小异，清洗后用面拌均匀上锅蒸，配上蒜、香油、盐等调匀就可以吃了。做

法简单，吃的就是那野菜的原汁原味。

在野外走时，经常看到有老人采摘野菜的身影。前几天，看到一位老人在掐野菜的嫩头，我走上前去好奇地问他采摘的野菜叫什么名字。这种毫不起眼的野菜在郊外随处可见。我一直认为它是杂草，长得很像艾蒿，又有些像红萝卜缨子。老人说那是茵陈。茵陈的叶子小，颜色呈灰白色或灰绿色，有小灰绒毛，做成蒸菜好吃得很，还有清热降火的作用。老人的说法让我对这种看似不起眼的野菜又多了一份喜爱。

“根茎与花茎，收拾无弃物。